



彼岸荼靡风禾起

■丁志英

我不喜欢颜色太过复杂的东西，从内心不太接受。花儿也一样，我一直钟情黑白灰，但很难在花叶间觅得。从不留恋于姹紫嫣红，总认为这些色彩不合我心。

而彼岸花却不同，颜色猩红绚烂，但只看一眼，便心生痴恋。红色的花儿叫曼珠沙华，它如火如荼，像一个妖姬，入魄吸魂，留给人悲伤的回忆；白色的花儿又叫曼陀罗华，它静雅神秘，像一个魔鬼，深不可测，令人幻想，让人无尽的思念。传说彼岸花是黄泉路上的引魂之花，花香有种魔力，能唤起灵魂生前的记忆。由于它生长的地方与埋葬逝者的地方有所牵连，所以别名又叫引魂花。春分前后三天称为春彼岸，秋分前后三天称为秋彼岸。彼岸花开在秋彼岸<有错>，花开时看不到叶子，有叶子时看不到花，花叶两两不相见，生生相错。佛经云：“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”相传此花也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，让人感觉圣洁与美丽。一白一红，交织缠绵，瘦了时光，枯了容颜，有了悲喜人生的感慨万千。

我钟情的另一种花是荼蘼，宋代诗人王琪的《春暮游小园》：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荼蘼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梅花凋谢，海棠方开。春天花儿怒放之后，又有翠绿坚韧的枝条从墙壁伸出，这交替更换的过程不就是人生吗？

后来，又读刘过的《春归》：百花开到荼蘼，一片春心又欲归。可恨东风留不得，漫教啼鸟怨斜晖。苏轼也有诗云：蜀中荼蘼生如积，开落春风山寂寂。当时就想，荼蘼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花，能让那么多诗人为它感叹？后来

我找到了它的资料，这种花叫白叶羽，果实入秋后变红。多生长于崇山峻岭的山坡路边或者灌丛中，耐寒怕涝，枝梢茂密，花香浓郁。“三春过后诸芳尽”，直到盛夏才开花，荼蘼花开也就意味着一年花季的终结。虽然绽放在七月，但荼蘼花儿也是个冷漠孤傲的舞者，它知道方向，逃不过季节的抉择，所以一直舞到生命的尽头。琴弦断、花飘零、香魂散，不倾国、不倾城，但倾尽了自己的所有容颜。

静静徜徉在荼蘼花的心语里，我不由想到了自己，那些忘不了的痛，那些破不了的冰，在心的挣扎中，一节一节回放，一段一段融化。也许在人的五脏六腑里，心是最复杂的一个元素，猝不及防间，控制着你的情绪，麻痹着你的神经，上演着你不愿看到的一幕又一幕。人活着，也许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人生定位，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呼吸的人生态度。理解换位，说着容易，其实是很难置换的东西。

风里雨里，记忆疼痛了谁；磕磕绊绊中，念念不忘的是谁；谁的出现明媚了谁的时间，谁的转身辜负了谁的爱怜，相爱的距离缘分的深浅，原来都只不过是彼岸花开开彼岸，忘川河畔亦忘川，奈何桥头空奈何，三生石上等三生的过眼云烟。

无论是路上绝美的繁华，还是盛夏绽放的寂寞，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一朵荼蘼，一枝彼岸，如若分离，请让我的懵懂无知离去，请让我的痛苦忧伤离去，请让我的不安、浮躁、彷徨离去。“蟹爪花瓣竞缠绕，彩团绣球韵独稀。终日缄口暗蓄势，秋来洵笑满川。”正如我所喜欢的这两种花儿一样：芳华不尽，年华未央；繁花落尽，风禾不起，如此甚好。

鹿邑行五首

■郭士飞

桀台赋

桀台入天地
上下五千年
一捧热黄土
泪零绿障前

玄武口

长水河依旧
曹兄难可留
笑谈兵马地
粗布满街头

曲仁里

天近曲仁里

霞升紫气前
真君坐青骑
道法见流年

明道宫

仙迹白云里
青阶三十三
碑林皆道骨
黄绢系石栏

武平城

角号厮杀马声鸣
千载悠悠武帝城
不见当年曹阿瞞
白沟河畔望船行

回忆

■孙庆庆

当回忆的大门悄然拉开
思念如潮水般倾泻涌出
记得你骑着单车向我而来
阳光照在你的脸庞
你照进了我的心田
于是那年的田野旁多了一个人守望
稻草人般的身影引来前来觅食的鸟儿
却没能停止时光

的脚步
失望蒙住了等寻的目光
直到有一天释怀人生抑或是这般因短暂的美好而留恋止步
如楼外的蒹葭傍晚的月亮田野旁
单车上你的笑容亦明媚依旧
生活色彩亦像向日葵花瓣
随你远去

跋涉

■周继红

查阅和跋涉相关的词语
枯坐一个下午。
一次一次撞向南墙的决心，无法逾越山峰。
我决定闯进你内心，搜寻一篇，用脚印书写的传奇。

出发之前，你决定脱去最娇艳的花瓣，留下成熟的种子。
萤火虫撕裂了眼前的迷雾，夜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，掩饰着仓皇。

瓦蓝色的风，吹醒了黎明，调动了我可以调动的臆想。

偶尔，一支蒲公英从眼前飞过，捎来一粒汗珠的问候。
你不愿拆阅，不愿揭开厚厚的痂，因为你知道一群蚂蚁，正忙碌着把长满青苔的往事搬回家。

你用线装的《孟子》和风

凰山，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，在我心上挽一个结。
出发，沿着这两条线索，打捞几个打着哈欠的分词或短句，准备修补，已经蒙上灰尘的遗憾。
收割后的玉米秆，给整个村庄穿上了厚厚的棉衣。
几缕炊烟，拴不住落日余晖，慢慢阖上双目，让夜做最后的总结。
你躺了整整一个下午，静听时间流走的声音。